

論衡

七之十

庫文淵青

共 第

第

冊 號

架

七十一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讀本記

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辟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竝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鷄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

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蟆化爲鵲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悲其或若等之類故

驗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險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伏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夫

宋本路作始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
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
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
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宋本實作實

傳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
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
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叛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
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
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
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
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
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
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逶迤
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盧敖作梨
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
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
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
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
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

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峽岨也若我南游乎罔
涯之野北息乎沉蕕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
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
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
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
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
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
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
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型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

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竝聞、當時竝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鷄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何東蒲坂項曼都之與、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

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何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

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
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
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共束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
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
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
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
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
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
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
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

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
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
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
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
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且見其奇奇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
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
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
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

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
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
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
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
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
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
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
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
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

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
時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
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
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
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
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
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
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

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
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
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
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
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
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
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
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
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

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饑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

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自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呶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冰案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腊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羸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羸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
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
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
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
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
祐高祖有斷六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
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祖宗

宋本伐作代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
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
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
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
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
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
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言
卷七
十七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王
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三莽、紂殺比干、莽燒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王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言傳
十八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胃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有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宋本時作所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母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

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旣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宋本裸作僇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卽言

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卽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侯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夫言茅茨采
椽可也言不剪不斷增之也經曰彌成五服五服五
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
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
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
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燬詩書坑殺
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
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

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
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夾輔刺周青臣以爲面諛
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
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
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
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
問諸生諸生傳相告病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

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間，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

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間，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間。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宋

論衡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渥 宋

第 宋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竝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爲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用、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

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

刀案

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宋本實作害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
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
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
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
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
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

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水車馬水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水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水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別

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
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
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
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
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
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
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
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

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
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
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
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胷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
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
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

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
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
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
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
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
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
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
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洞

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
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
孟賁使孟賁搥銅柱能一有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
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
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
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
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
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

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母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伸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

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

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

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

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

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

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罍也。雷罍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宋本於作于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嫪毐攻王赧，王赧惶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遇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于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將軍嫪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像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大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
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
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
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
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
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
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
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

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
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
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
人觀覽承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
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
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
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
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胷儋耳焦僂跋踵之輩
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

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
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
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
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
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
實案后稷始受邵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
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
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
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

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
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
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間聲仰而視
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
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
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
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
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
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

上也無以知意從淮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閭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閭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

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

惕

宋本警作語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賁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賁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

賁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賁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賁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
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
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衰述失實離本獨
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
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
也

○第
宋

論衡卷八終

文政已卯以宋本校訂

望之

○第
宋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
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
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
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
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宋本不能知作
不知者

宋本斯作謂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宋本於作才

宋本迢作追

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迢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遲
宋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

權
宋

宋本同作周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懼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母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事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

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

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

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
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
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人孔
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
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
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
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

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
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
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
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
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
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
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
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
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
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
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
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
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

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
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
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
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
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
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大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寬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巨宋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

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予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

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有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宋本作令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

宋本亦對之作以對曰

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

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

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

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

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子所鄙一作者天厭之天厭

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

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

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

宋本無一作否三字

宋本寤作悟
宋本事之實
事作實之實
之

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會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會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寤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

天宗

宋本惟作雖

宋本毋子作毋
予

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教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予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勸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鰥國鰥人衣布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鰥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

宋本僞作爲

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
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
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
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
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
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
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
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
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與稱已矣夫自知無貴
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
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
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
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
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
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

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
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
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
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
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
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
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

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
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
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
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
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
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
館母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

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
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
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
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
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
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
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
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
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

儀

輕

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
大夫之議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
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
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
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
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
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
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轉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弼車以爲鯀柳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

而食枿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

宋本無曰字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嘗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邁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宋本
書
宋本
辯作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盱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間避惡去汙不以

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盱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盱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簞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

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末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

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第

論衡卷十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晚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諱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韓
宋

上
宋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

不踊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土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宋本循作徇

上京

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闔，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罰賞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

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

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卽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間，卻彊秦之兵也。

具宋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

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操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不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

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

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
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刼殺之
患、太公之術致刼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
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
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
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
拔劍到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到而
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
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駕、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

劉
宋

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
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
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劉馬也、
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
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
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
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
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
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

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

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

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捫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

宋本下誠作法

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

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此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

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

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間、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餽。辭曰：歸餽，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宋本有作因

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

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嫌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

指宋

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間則知其措辭所欲之
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

宋本則作前
於作復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
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
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
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
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
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
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
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
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
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
絕意無與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
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與三日
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

問
宋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間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乎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

平
宋

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

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十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

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
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
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
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
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
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
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
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
作此鬻賣於市得買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
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

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
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
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
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
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
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
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
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蠅食實者過半匍匐

服宋本匍匐作扶

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
類覺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
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
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
用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鵝
之肉仲子耻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知其
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已志之
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
克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
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
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
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

因人故粟以屨繻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
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皙議論、故避於
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繻、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
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皙
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
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
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
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
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

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
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
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
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
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
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
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
毋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
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

論衡
卷第十
流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宋本天作受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天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薤、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

夫宋

宋本天作命

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已卯九月吉以宋本
校讐
望之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論衡

卷一

三



110X
567
100
71